

<<世界上的语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上的语言>>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4387

10位ISBN编号：7536054386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花城出版社

作者：[荷兰] 艾布拉姆·德·斯旺

页数：281

译者：乔修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世界上的语言>>

### 前言

本书受全球语言系统影响之深，连我自己都没料到。  
我是1993年开始写作此书的。  
当时，我还在热情好客的康奈尔大学(纽约州)，任路易吉·伊诺蒂国际研究教授(LuigiEinaudichair)，使用的自然是英语。  
回到熟悉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后，在日趋双语化的校园中，我继续用英语写作，只有给荷兰报刊写文章、写专栏时才用荷兰语。  
这很像出远门就乘飞机，去附近就骑单车。  
1995年秋，我再度出国，来到布达佩斯，在罗兰大学任欧盟社会政策教授(EuropeanUnionChair)。我所接触的匈牙利人都精通英语(以及德语、法语、俄语)，我都没机会跟他们学点乌戈尔语，只会说最不可少的“多谢”。  
我很感谢那里的同事，尤其是体贴的东道主，我的老朋友，楚萨费尔格(ZsuzsaFerge)教授。  
1997-1998学年，本书的写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承蒙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推毂，我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欧洲教授。  
这直接促成了本书的完稿，因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每年要开13门讲座，并要书之成文，当然是要用法语来写。  
我只好勉为其难，并告诉学生，我这结结巴巴的法语恰恰是当今世界语言系统的写照。  
世界语言系统的现状令他们颇感震撼。  
我倒真用法语写出了本书的第一个完整版本，结果发现：“哎哟，语言不对！”  
于是，又用英语重写，也就是现在这个版本。  
最后，利奥诺·布勒德(LeonoorBroeder)又把它译成了荷兰语，译笔极佳。  
读自己作品的译本，感觉就像由演员来扮演自己；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译成自己的母语，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长相酷似自己的人，别人可能会觉得一模一样，但在我眼里，永远不可能一模一样。

## <<世界上的语言>>

### 内容概要

尽管世界上有五千多种语言，人类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凝聚力。

我们只有把语言当成一种经济商品，才能明白为何某些语言如此受人青睐。

在日益加速的语言集中进程里，具有有效交流价值的语言已经是可数的了。

社会学家艾布拉姆·德·斯旺向我们描写了一种语言获得核心地位的过程。

这是一部先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引发争议的作品…… 本书是关于研究世界语言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本书的研究范畴和方法、语言作为“超超集体物品”、文本作为国际交换中的商品、印度语言政策的嬗变、荷兰语消失、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语言政策、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语言体系等内容。

本书以整个世界为研究范畴，比较了五个不同的语群，综合运用了经济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中的概念。

## <<世界上的语言>>

### 作者简介

艾布拉姆·德·斯旺（Abram de Swaan），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

他曾经在伯克利、耶鲁和索邦大学担任教授。

他的著述还有《人类是人类的担忧》（1982）、《被国家照顾》（1989）、《人类社会》（1996）和《简明德·斯旺》（1999）。

## &lt;&lt;世界上的语言&gt;&gt;

##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全球语言系统 1.1 全球语言系统：语言“星系” 1.2 语言系统的世界历史地图 1.3 当前语言系统中的超中心语群 1.4 本书的研究范畴和方法 1.5 本书的思路第二章 语群的政治经济学 2.1 语言作为“超超集体物品” 2.2 语言的交际潜能：Q值第三章 语言、文化与不平等的文市交换 3.1 文本作为国际交换中的商品 3.2 文化交流中的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 3.3 单语现象、多语现象和杂语共生现象 3.4 讨论第四章 印度：印地语与英语之争 4.1 印度语群的特征 4.2 国家形成、民族建构和语言统一 4.3 印度语言政策的嬗变 4.4 讨论第五章 印尼语的胜利 5.1 甘地的梦想 5.2 马来语的崛起 5.3 荷兰语的消失 5.4 爪哇语的弃用 5.5 讨论第六章 非洲：殖民语言的顽强存留 6.1 “2×3”的比较模式 6.2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三个法语语群 6.3 撒哈拉沙漠以南以英语为中心的三个语群第七章 南非：旧语言体系的残存 7.1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语言体系 7.2 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语言政策 7.3 语群的变动 7.4 讨论第八章 欧盟：使用的语种越多，英语就使用得越多 8.1 欧洲民间（1）：各国的语言统一进程 8.2 欧洲民间（2）：欧盟诸语的Q值 8.3 欧盟机构（1）：公共层次 8.4 欧盟机构（2）：行政机构 8.5 讨论第九章 结语与思考 9.1 结语 9.2 思考原文注释参考书目译名对照

## &lt;&lt;世界上的语言&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球语言系统 人类分为五千多个集团，语言各不相同，无法相互理解。有这么多语言，混乱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尽管语言四分五裂，人类还是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有人能说不止一种语言，不同集团也因此可以相互交际。

正因为有这种多语现象，原本被语言分开的人们，又连成了一体。

语言集团（languagegroup）之间由兼通多语之人建立的这种联系，非但不是没有一定之规，还构成了一个超强高效的网络，直接或间接地把地球上的60亿居民连为一体。

这种神奇的联系方式构成了全球语言系统。

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

全球语言系统是“世界系统”（worldsystem）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人口可归入近两百个国家，纳入由各种国际组织构成的网络，这是世界系统的政治层面；一连串的市场和公司担负着调节功能，这是经济层面；在无所不容的全球文化层面，电子媒体起着联系作用；人“与自然一起新陈代谢”，又构成了全球生态系统。

全球人类社会（globalhumansociety）这个概念的确构成了一个世界规模的系统，近年来再度引起很多关注。

不过，人类因语言众多而分隔开来，又由操多语者交错构成的体系连为一体，还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语群（languageconstellation），成为世界系统的又一层面。

这一层面尚未引起注意，但一经指出，又似乎显而易见。

本书将全球语群看作世界系统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语群可以被看作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可以用社会科学理论加以解释。

这个思路很新颖，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先例。

不同语言集团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可借助语言的政治社会学和语言的政治经济学加以解释。

前者聚焦语言系统及其子系统的结构，关注语言集团之间的“语言嫉妒”（languagejealousy）、精英集团对官方语言的垄断、未受教育者受排斥、借助语言提高社会地位等现象。

后者则分析人们如何尽可能多地增加交际机会，这又如何令他们陷入集体行动的两难境地，甚至可能会导致争相改用另一种语言而抛弃本族语，并分析大语言集团和小语言集团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这些社会学和经济学概念，很多都没被全来分析过语言或语言集团。

这些概念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

诸如印度与印度尼西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与南非共和国、欧盟等截然不同的语群，都可以用这一个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语言的出现，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分化成这么多语种，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可见，人类多么富有创造性。

语言在传播和嬗变过程中逐渐分化，出现了新的读音形式，生出了大批新词，也有了新的语法、句法规则（包括许多不规则用法）。

这些几乎都不是人类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随着人类活动自然形成的。

地球上现有的各种语言并非毫不相干，而是来自同一原始母语，大致沿着人类进化的轨迹，从一个共同的遗传繁殖群（geneticstock）发端，经历了约两万零几百年的演化。

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

关于这个共同源头，进化遗传学、比较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越来越多。

不过，即便最后证明，人类及其语言来自几个不同的源头，也无法否认，目前人类各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他们的语言也构成了一个全球语群，并成为现代世界系统的一个层面。

世界上现有五六千种语言。

这一数字没法再具体了，因为语言并非总能数得一清二楚。

就像天上的云彩，很难说清楚这片起自何处，那块止于何方。

不过，与云彩类似，大多数语言也都自成一体，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间隔。

## &lt;&lt;世界上的语言&gt;&gt;

语言的变体多不胜数，语言的复杂性也难以望穿。

这很像另一种极为复杂多样的现象——生命。

界定一个生物物种，可看其雌雄两性能否交配；界定一种语言，可看其任意两个使用者能否彼此理解。

如果两人分说两种语言，彼此无法理解，那么这两种语言就是不同的。

物种可再分为许多变种，不同变种可以杂交；同一语言也存在许多可以相互理解的方言。

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差别不大，同一语言的各种方言也差别不大。

因此，在这两个领域，分类通常存有争议。

的确，同源语言可能很难分得清清楚楚。

生物学要看能否交配，语言学要看能否理解。

不过，彼此理解并不只取决于所用的两种语言，还与所涉两个使用者有关。

这与杂交不无似处。

对于两个使用者来说，理解陌生人的能力有高有低，和对方交际的愿望有大有小，相遇时的情境也可能有利或不利。

无疑，汉语和荷兰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但德语和荷兰语是否也是截然不同的语言，尚无定论；嘲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佛兰芒语和荷兰语属于同一语言的两种变体（因为，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可以用各自的方言轻松地对方解释：两种语言有着天壤之别）。

尽管区分语言就像区分天上的云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本书把各语言看作各不相同的实体，由理解障碍来加以区分。

1.1全球语言系统：语言“星系” 语言如果无法相互理解，可以通过会讲多种语言的人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并非没有一定之规。

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兼通多语之人，在格局上都显得秩序井然，等级分明，很像用以表示军队或大机构组织结构的倒置树状图表，即法国人所说的“organigrammes”（组织系统图）。

现今世界上，约98%的语言都处在这个图表的下端，属“边缘语言”（peripherallanguages）。

尽管多达数千种，使用人数却不足世界人口的10%。

用这些语言说过的话罕有记载，无论是古代的泥板、石头、古纸，还是现代的纸张、磁带、光碟，都难觅它们的踪影。

它们属于记忆的语言。

用它们说过的话，如果还能存留下来，就是因为有人听到并记住，复述出来，再由别人理解并记住。

不能根据它们不是什么来界定，比如，不能说他们是“未被写下”或“无文字”的语言，而是要根据其特征来描述它们：它们是交谈和叙述的语言，不是阅读和写作的语言；是记忆的语言，不是记录的语言。

任意两个边缘语言集团，都由兼通这两种语言的成员联系着。

但总的来说，这种联系通常呈弱化之势；或者说，这种联系正在弱化。

这是因为，相邻村落居民之间的交际已经不再重要，他们越来越多地和该地区首府的商人和官员打交道。

于是，各边缘语言集团的成员倾向于学习同一种第二语言。

这种语言相对于各边缘语言集团来说，便处在“中心”的位置上。

各边缘语言集团之间的所有或绝大多数交际，都是通过它进行的。

各边缘语言簇拥着中心语言（centrallanguages），就像卫星环绕着行星。

在全球语言系统中，处在中心或“行星”位置上的语言约100种，使用人数占到了世界人口的95%。

初等教育会使用中心语言，中等和高等教育一般也会使用中心语言。

印刷品、报纸、教材和小说中可以见到这些语言，收音机、磁带、电视中也能听到。

它们大多是政治、行政和司法用语。

它们一般都是“国”语，通常还是所在国家的官方语言。

## &lt;&lt;世界上的语言&gt;&gt;

它们是记录的语言：用它们说和写的很多东西，都被存于报刊报道、会议记录或卷宗，放进档案馆，收入史籍、“经典”文集、民间传说和民俗丛书，并越来越多地载于电子媒体，传诸后世。

中心语言的使用者很多都兼通多语。

第一类多语使用者母语是边缘语言，后来学会了中心语言。

事实上，随着初等教育和印刷文字的普及，加上无线电广播的影响，世界各地兼通双语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类则相反，他们的母语就是中心语言，后来学会了某种边缘语言。

不过，这种情况相对少见。

显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语言学习也是“向上走”，呈“向心”趋势——人们通常更愿学习倒置树状结构中位置较高的语言。

这就强化了世界语言系统的等级分野。

母语为中心语言的人，要学习另一种语言，通常选择使用更广、在语言系统中位置更高的语言。

这样，大量中心语言集团便通过其多语使用者，与位于“超中心”地位的某个超大语言集团联系起来。

这就便利了远距离交际和国际交际。

通常，超中心语言（supercentrallanguages）是由殖民势力强加给殖民地的，该地取得独立后，仍用于政治、行政、司法、大企业、科技和高等教育等领域。

超中心语言约有12种。

它们在全球语言系统中的位置，如同由行星（中心语言）所环绕的恒星，而行星又有各自的卫星（边缘语言）。

这12种超中心语言分别是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印地语、日语、马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

除斯瓦希里语外，其他各语的使用人数都超过了1亿。

每种超中心语言都联系着一系列中心语言的使用者。

后文会讨论一系列地区语群，每个语群都以一种或多种超中心语言为中心。

例如，印度语群以印地语和英语为中心；印度尼西亚语群以马来语（印尼语）为中心；“讲法语的”西非语群以法语为中心，而东非语群则以英语为中心；英语和阿非利堪斯语争夺南非语群；最后为欧盟语群，十多种国语日趋由英语联系起来，法语的这种联系作用正在减弱，而德语几乎不再有此作用。

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中国人相遇，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西班牙人相遇，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德国人相遇，几乎都会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际。

该语言将各超中心语言联系起来，也因而成为世界语言系统的核心。

这种“超超中心”语言（hypercentrallanguage），自然是英语。

英语目前是全球交际用语。

打个比方，每种超中心语言都像一个“太阳系”，英语便位于这12个“太阳系”的中心，是整个语言“星系”的核心。

英语并非一直就有此地位，截至目前，也才半个世纪左右。

英语将来也许会失去这一地位，但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它的地位只能是进一步得到巩固。

如果语言起源和人类起源几近吻合，则语言的全球传播也与人类历史密切相关。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语言随人类的扩张和迁徙而传播。

以前，它们是在征服、通商和信仰皈依之后传播。

正式教育成为语言最常用的传播渠道，也只是近一个世纪的事。

当然，教育也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后三者依旧影响着语言习得。

1.2语言系统的世界历史地图 若要直观地审视全球语群的嬗变，最好是打开世界地图册。

很可能，史前时代，人类零星地散布在各大陆上。

不时有小股队伍离开自己的集团，翻山越海，寻地定居。

此时，他们距另一个人群还十分遥远。

## &lt;&lt;世界上的语言&gt;&gt;

他们与世隔绝，又没有书面文本，因此，语言变化迅速，过上几十代人，就可能与最初的语言大相径庭了。

他们与其他人群的遭遇，以及随之而来的语言接触，会形成新的语言混合。

我们可以假想一幅史前语言分布图，语言区域用小圆圈表示。

随着语言集团的领土扩张，圆圈不断膨胀、拉伸，直到碰到另一个圆圈（表示一种“新”语言）为止。

人类分散到各大陆后，必然会出现大量无法相互理解的语言。

这与“单源论”，即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源自同一原始母语，并不矛盾。

人类语言的早期分布远比当前世界语言系统分散得多。

不过，很有可能，毗邻人群之间会有通商通婚，因此，有人学会了对方的语言。

地图上表示语言区域的圆圈，不管多小，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都会出现重叠现象。

当人们定居垦殖时，相邻村落就会出现一种交际语，也就是早期的族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

使用这种交际语的区域，在地图上用虚线表示。

在这些区域，语言分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了一致性。

早期的“军事—农业”政权是建立在对农业社团的军事征服之上，向被征服社团索要保护金，保护其不受自己或其他武装的侵扰。

该政权还会在征服疆域内推广自己的宗教和语言。

这就产生了最初的“中心”语言，即征服者的语言（征服、皈依、贸易的语言），通过操双语者，与被征服社团的边缘语言建立联系。

在语言地图上，这种政权的疆域涂以浅色，表示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

这样，各边缘语言的圆圈及其所占区域仍清晰可见。

语言系统的下一步整合与帝国的形成相伴而生。

远征大军讨伐异族，筑路建港，保护疆域内的贸易路线。

在公元1年的语言地图上，已经有了几个这样的“世界帝国”。

对于当时的西半球和非洲，我们所知不多，但关于欧亚大陆的文献甚丰。

我们知道，至少有3种语言已经在沿着又长又细的线条传播。

首先是拉丁语，源自罗马，遍布地中海海岸，深入欧洲南半部，稀落地北延至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

拉丁语既是口头语又是书面语，用以治理所征服的土地，开展外交贸易，传播新知识新技术。

很快，拉丁语又成为基督教扩张的工具。

罗马帝国衰亡后，拉丁语仍是欧洲主要的交际语言，又经历了1500年。

但在基督教世界各语言集团中，只有少数人，通常是教士，掌握着教会语言，因而能与整个大陆上的同行交际。

他们作为译者和中介，将自己的社团与全大陆联系起来。

直到文艺复兴，拉丁语一直是无与伦比的学习和远距离交际语言。

这个联系网络可能还很薄弱，说拉丁语的人也很少，但在学术、法律和宗教领域，它一直用到了19世纪。

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欧洲就以拉丁语为超中心语言，构筑了一个虽非固若金汤但却自成一体的语言系统。

在这一时期的语言地图上，可以看到拉丁语的超中心地位：最细的单色线条，由中心点罗马向外辐射，穿越大陆，覆盖了各中心语言的实心区域，此时还能看到线条下面各边缘语言的圆圈。

这段时期的第二种帝国语言为汉语。

在现今中国的中心地带，一种“前古典”汉语已经成为远距离交际用语，僧侣文人借它口说笔述，宫廷也用它治国行政。

梵语在南亚担负着同样的功能，在南亚次大陆的语言地图上，建构了一个同样细密辽阔的网络。

假如当时的神职人员和官员只与同行交际，那么，很可能走遍欧亚大陆，也只需使用汉语、梵语或拉丁语（也许再加点波斯语或希腊语）。

## <<世界上的语言>>

但对于普通人，如客栈主人或商贾，更不用说农夫与士卒，这些语言可能是毫无用处。

一千年后，这些伟大的古典语言在各自不断扩张的区域内衍生了许多本土语，仍旧用作行政、外交、宗教、科学、文学和贸易领域的远距离交际语。

在亚非欧大陆板块的中心，第四种语言已经在传播了。

那就是阿拉伯语。

它源起阿拉伯半岛，穿越非洲北部至西班牙南端，沿东非海岸深入中亚。

<<世界上的语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